



六 歌

陈再见 —— 著

许多被道出，更多被隐藏；
六故事，六案件，六宗罪，
一个纷纭尘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六 歌

陈再见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六歌 / 陈再见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1
(广东原创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360-7694-5

I. ①六…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338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刘绮琪

书 名	六歌 LIU G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375 1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第一章：豆汁记 / 1
第二章：怕光记 / 39
第三章：逃亡记 / 78
第四章：潜入记 / 116
第五章：枪声记 / 154
第六章：弑母记 / 193
后记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 / 228

第一章：豆汁记

许多被道出，更多被隐藏。

——题记

1

扇背镇盛产豆汁，扇背镇人也爱吃豆汁，喝粥搅点，炒菜拌点，至于卤肉腌鱼，更是少不了。单青海印象最深刻了，他从七岁开始，就帮母亲沽豆汁，每次都不多不少，刚好三两，五毛钱。一直到十七岁，他才开始把这烦人却也不累人的活推给了弟弟单秋水。

单青海的家在扇东街上，豆汁店却位于扇西街，路途有点远，等于沽一次豆汁，得横穿整个小镇。小镇之所以小，其实也就两条街，T字形，像一把靶子，扣放在海湾边上。扇东街直通东宫码头，单青海的父亲一大早就要去码头搬鱼，晚上回来时，浑身的鱼腥臭，单青海一家闻了多少年了，还是感觉难受。但父亲每天都会带点杂碎鱼回家，无论煎煮蒸焖，只要是母亲站灶头，总是少不了豆汁的，这也是单青海一家天天沽豆汁的原因。却又不沽多，一个小瓶子，刚好满到颈部的样子。母亲说，豆汁不经放。实际上，单青海知道，他家就靠父亲每天那一点工钱，母亲都是掐好了使的。

单青海在日复一日沽豆汁的往返路途中，总能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叫郭水坝，有点傻，其实也不是真傻，就是老实过了头，被人看不起。他们几乎每次都会在扇东街和扇西街交会处相遇，具体是在金龙照相馆门口。郭水坝侧头看一眼照相馆，看橱窗上贴着被放大的老人遗照和小女孩穿裙子的靓照。单青海也会跟着看一眼。单青海其实也有点看不起郭水坝，尽管按辈分，单青海得管郭水坝叫叔。奇怪的是，从不和人打招呼的郭水坝，每次遇见单青海，却总是笑脸相迎，然后问：“沽豆汁啊？”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像录音机复读出来的。起初单青海还有点反感，有点怕，后来他也习惯了，并开始觉得郭水坝其实并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他回答：“是啊，你去做七个？”单青海也成了复读机，同样一字不多一字不少。郭水坝接下来的回答还是一成不变——“我去看我老婆。”

有时候，能证明单青海又过了一天的证据就是在金龙照相馆门口遇见了去看老婆的郭水坝。

2

单青海的弟弟单秋水在扇背小学读五年级，单秋水比单青海小两岁。单秋水没读过幼儿园，也没进过学前班，一直到三年级，连个ABC都不会写，老师整天拿他当沙包打。老师讨厌的学生，同学自然也讨厌。所以，单秋水天天挨打，几乎都练成了铁布衫。有一次，单秋水被一个叫郝安香的女同学打，扇了一耳光，竟然流鼻血了。平时怎么打都没事，那次竟被一个女孩打出了鼻血。单秋水感觉很没面子，便一整天不敢回家。

单青海去沽豆汁时，不见弟弟回家，沽豆汁回来了，还不见弟弟。妈妈便问：“你去看一看吧，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单青海没动静。他纠正道：

“不是打架，是挨打。”

为了弟弟的事，单青海没少去扇背小学找老师，也找校长，小小年纪，竟然像个大人那样和校长面对面说理论事。单青海也不想，谁叫父亲忙呢，就是不忙，父亲那样子，锤子也砸不出一句闷响。这样一来，不难看出，两兄弟，哥哥随了母亲，弟弟随了父亲。单青海没上学，母亲一直觉得有点可惜，说哥哥要比弟弟聪明一点，实际上也是夸自己比丈夫聪明一点。倒不是单青海不想读，是他没机会读，他十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怕光，一见光就发晕。两年后，病好了，可也已经十二岁了，不好意思去报一年级了。

一直到深夜，单青海才把躲在圪场里的单秋水给牵了回来。确实是牵，单青海就那样牵着弟弟的耳朵往家里拉，一路上，街上的人都听见单秋水哇哇哇大叫，知道单秋水又被人打了。回到家，单秋水的耳朵被哥哥拉出了血，耳朵的痛让他忘了脸上的痛，所以在父母面前，单秋水一跃而起，要和哥哥拼命。

单青海气得脸色铁青：“对付自己人，你就厉害。”

母亲在一边劝。父亲一直没说话，闷头喝着海马酒。

等冷静下来，全家人一起吃饭，母亲才发现，单秋水的鼻孔下有两团干了的血球。问是怎么回事，单秋水一直不说。母亲吓他：“不说就带你去卫生院打吊针。”他才承认，被郝安香打了一巴掌。

“郝安香怎么打你？”

“都怪他，”单秋水伸手指着哥哥，“她说他天天看她的照片，是个流氓。”

3

起初，单青海并不知道郝安香是谁。单青海之所以要到扇背小学去找她，是因为他咽不下这口气，具体说是替弟弟单秋水咽不下

这口气，之前被人打，终归还都是男的，如今竟然发展到连女的也敢动他了。这事不能这样算了。

单青海走在扇东街的脚步不觉有些加快，扇背小学离豆汁店不远，刚好可以顺路——即使不顺路，单青海也要去一趟。因为走得快些，这天的单青海险些没能和郭水坝相遇。但他们还是遇见了。

除了例行的几句话，这天郭水坝多问了一句：“你有事啊？”

单青海头脑一热，便把要去扇背小学找郝安香算账的事跟郭水坝说了。

郭水坝犹豫了一下，突然跟了上来：“我跟你去。”

他们并肩走在扇东街上，又拐下扇西街，像是一对要好的朋友。或许就是从这天开始，单青海对郭水坝有了好感，别人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他不管，他看得起郭水坝，也喜欢他，就因为一句坚定的“我跟你去”。

他们先到五（3）班找单秋水，那会儿刚好是课间休息，整个扇背小学乱糟糟的，像是进了菜市场。单青海和郭水坝一进学校，就成了学生们关注的对象。人们关注的倒不是单青海，他不特别，甚至好多人都不认识他，但他们都认识郭水坝，这个傻瓜，怎么也跑学校里来了，来干什么呢？所以，他们走到哪，身后就跟了一帮学生随到哪。平时来学校，单青海都体验不到这样的待遇，如今带了一个郭水坝，竟有这样的效果，这让他不免有些得意，轻飘飘的，像个人物一样出现在校园里。

一时找不着单秋水。单青海便和郭水坝一前一后堵在五（3）班的前后门口，一有人进出，第一个问题：“单秋水去哪了？”回答说不知道，就问第二个问题：“谁是郝安香？”这个问题不是没人知道，而是没人敢回答。事后单青海才知道，这个郝安香竟然是他们班的班长，既然是班长，就和班主任的关系好，难怪同学们都怕她。

但单青海没必要怕她，他又不是他们班的学生。

单青海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弟弟，让弟弟亲自指认郝安香。

4

单秋水之所以躲在厕所里迟迟不肯出来，是因为他老远就看见哥哥带着傻子郭水坝走进学校里来了。他们来干什么的，别人不知道，单秋水会不知道吗？要是以前，有哥哥替自己出头报仇，单秋水甭说有多高兴，可是这次不同，这次单秋水不希望哥哥替他出头。具体说，单秋水不认为郝安香是他的仇人，不但不是仇人，她还是单秋水喜欢的人。当然，这些都不能说出口。单秋水深埋心中，像个大人那样守得住秘密。

然而，单秋水还是被单青海从厕所里牵了出来，和上次一样，牵着耳朵走。单秋水一路大叫，跟随的小学生一路大笑。单秋水被哥哥牵上了五（3）班的讲台，面对一教室的同学，哥哥问他：“你说，谁是郝安香？”

单秋水始终不指认。

实际上，那阵时教室里也没有郝安香，郝安香抱着一摞作业本去了班主任蔡老师的办公室，还没回来。可爱的同学们都被眼前这一幕逗笑了，前俯后仰。他们齐声喊：“谁是郝安香？”接着又齐声回答：“我不是郝安香。”如此喊了几番，声响浩大。不一会，才进来一个长发女孩，气汹汹问：“谁找我？”

来人正是扇了单秋水一巴掌的女班长郝安香。

老实说，单青海有点吃惊，这个叫郝安香的女孩竟然长得那么漂亮，即使是生气的时候，看起来也不讨厌。而且，还感觉十分眼熟，在哪里看到过？当然，巴掌大的小镇里，这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单青海问单秋水：“是她吗？”单秋水还是不敢说话，只是点了下头。这会，单青海也不知道说什么了，眼前这个女孩实在出

乎他意料，她的成熟稳重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个小学生，尽管那种成熟和稳重都是装出来的，也装得有板有眼，难怪她一出现，整个班级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比老师来了还管用。来之前，单青海自觉是个大人，压住几个小学生一点问题也没有，面对郝安香，他却深感自卑起来。

很快，校长和老师也都来了。他们自然认识单青海。单青海把事情一讲，突然又觉得事情一下子变小了，根本没必要闹这么一出，这一瞬间的心理落差让他一时间更觉理亏，于是便节节败退，最后在老师们的劝导下，竟然和郭水坝乖乖地离开了学校。

回家的路上，单青海才想起一瓶豆汁放在教室的讲台上忘拿了，但他也没勇气再回去，他心想弟弟会发现它的。他脑海里一直出现郝安香的样子：“在哪见过呢？”

郭水坝笑着说：“她就是金龙照相馆郝老板的女儿。”

哦，单青海这才恍然想起，她的大照片就贴在金龙照相馆的橱窗上，他和郭水坝每天经过都要不约而同地看一眼。

再次经过金龙照相馆时，他们又一起看了一眼。

5

单秋水并没有把豆汁瓶带回家。按他的说法，他是知道哥哥把豆汁瓶忘在讲台上了，他是想拿回家的，但郝安香不让。郝安香说，你哥哥来学校捣乱，豆汁充公。郝安香竟然把豆汁拿到蔡老师的办公室去了。谁都知道，蔡老师是个光棍，没人给他煮饭，他在学校天天吃泡面，有三两豆汁做调料，他求之不得。

这事还不能让母亲知道。

单青海得想办法，十五岁的单青海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在镇里没有一个朋友，身上也没存一分钱。想了半天，他唯一能想到的姑

且能当作是朋友的，就只有郭水坝了。

单青海也知道，郭水坝本身也没钱，但他有一个在青丝坊发廊工作的老婆。青丝坊在扇东街的黄金地带，郭水坝每天往街上走，用他的话说，就是“去看我老婆”。话虽说得好听，其实小镇人都知道，他老婆并不喜欢他——话说回来，哪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傻子，或者接近傻子的人。他的老婆叫紫鹃，名字很好听，人却长得不怎么样，主要是矮，还胖，脸蛋一般，看不出好，也看不出不好。单青海去青丝坊剪过头发，每次都看见紫鹃在帮别的男人洗头，她也只会洗头。据说，她被拐骗到扇背镇来之前，就是发廊的洗头妹。郭水坝的家人用三千块的高价买下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她好好跟着郭水坝，生个一儿半女，别整天想着逃跑。起初，紫鹃一有机会就跑，买菜时跑，倒个尿水也跑，可每次都跑不远，就被人捉了回来，免不了一顿打。两年后，紫鹃突然跟郭水坝说：“给我找个工作吧，我不跑了。”郭水坝问：“你能干什么？”紫鹃说：“洗头。”于是，从那时起，紫鹃就成了扇背镇第一个洗头妹。青丝坊有了紫鹃，生意突然好了不少，那些顶着一头枯发的中年男人，倒不是被紫鹃的“美色”吸引，而是觉得花点钱让别人的老婆在自己头上摸来摸去是件挺过瘾的事，再说，他们有时假装打起瞌睡，一不小心就把头枕到了紫鹃的胸口上，涂了她满胸口是白白的泡沫。

单青海到了青丝坊门口。傍晚时候，扇东街比较热闹，那些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把铁罐子当足球踢得满街劈里啪啦响，卖牛肉粿条的摊档得小心被小孩们掀了桌子，于是站出来骂，某某家的孩子，再不回去，我告你爸爸去。见孩子对“爸爸”不怕，又改口说“妈妈”，总有一个是孩子害怕的，于是才能把他们轰出扇东街。隔了一会，郭水坝才从发廊里出来，他急匆匆的样子，以至于没看见门口站着的单青海。单青海来不及叫他，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

郭水坝买了牛肉粿条往回走，就被单青海拦住了。单青海也不

知道说什么，或者从何说起。他支支吾吾着，不说话，也不让郭水坝走。郭水坝没想到单青海会拦住他，有些惊喜，但也着急。“青海，你再拦着我，我老婆可要骂我了。”郭水坝怕老婆，扇背镇没有谁不知道。然后比起郭水坝怕老婆，单青海更怕这天晚上没有三两豆汁向母亲交代。关键也不是三两豆汁的问题，要是半路摔了倒了什么的，都说得过去，问题是豆汁瓶不是摔了豆汁也不是倒了，而是连瓶带汁被扇背小学的光棍蔡老师拿了——问题也还不在这里，问题是单青海为什么要去扇背小学，去干什么……这些单青海都必须瞒着母亲。母亲从来都不需要单青海操心单秋水的事，按母亲的说法，兄弟百人单身，各管各的。实际上母亲也是怕单青海惹事，这个孩子比单秋水要野得多。

单青海终于还是开了口，他先不说豆汁的事——这点事说起来也挺羞耻，他还说白天去扇背小学找郝安香算账的事。单青海说，郝安香太不像话了，还得找她麻烦，学校有老师保护她，我们就去弄她家的相馆。单青海说得兴奋起来，似乎找郭水坝本来就是为了这事。自然，要是没有郝安香的事，单青海也没必要为三两豆汁烦心，所以，到头来还是得找郝安香算账。单青海又感觉自个势单力薄，拉上郭水坝，是最好的选择。关键是郭水坝对这事也感兴趣，他可能对任何事都感兴趣，没有人会想起跟他玩，如今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单青海，自然是求必应。

6

给紫鹃送去糗条后，一般情况下，郭水坝就会原路返回家中。今晚却不同，郭水坝和单青海有了约定，他们要结伴去一个地方。他们抄近路，穿过几条巷子，过了东门市场，单青海才回头问郭水坝：“你身上带钱了吗？”郭水坝一下被问蒙了，止住脚步，翻起了

衣袋，平时他还真的不带钱，这次凑巧，刚给紫鹃买了棵条，找回的两块钱，他放兜里了，紫鹃也忘了向他要。郭水坝把皱巴巴的两块钱递给单青海看。“有钱。我老婆忘了向我要。”单青海想把郭水坝手里的钱拿过来，他突然起了贪念，两块钱，除了沽豆汁，还能剩下一块五，反正郭水坝是个傻子，不拿白不拿，但他还是不敢，不是不想，是不敢，两块钱对他来说还是大了点，郭水坝是个傻子，紫鹃可不傻。单青海没说什么，继续把郭水坝带到了扇西街穆老板的豆汁店里。“就这里了，”单青海看着郭水坝，“沽两瓶豆汁，咱们一人一瓶。”“沽豆汁干什么？”郭水坝问。单青海说：“等会你就知道了。”单青海加大语气，看起来很深沉的样子，实际上是装出来给郭水坝看，怕郭水坝临阵察觉出单青海的“阴谋”。

“你们沽不沽啊？我要关门啦。”穆老板叼着红梅香烟，突然想起了什么，“嗨，小子，你白天不是沽过吗？你们家把豆汁当茶喝啊？”

“关你鸡巴事。”单青海说。

“死孬仔，没礼貌，我告你爸爸。”

“告就告，怕你啊？”

他们到时，金龙照相馆已经关门了。秋冬交际，天气慢慢冷了下来，扇背镇这时候就慢慢不像个镇了，店铺关门，居民睡得比四周的乡村还要早。静悄悄的，只有码头的方向，偶有渔船的声响和突然叫起来的一声吆喝。单青海的父亲此刻应该正在搬鱼，一百多斤的一筐子鱼，掺着冰块，可以把父亲的腰压成90度。父亲大概要到九点才能回家，拎一袋子杂鱼，活蹦乱跳的。母亲等着父亲，单青海和单秋水也会等着父亲。今晚单青海不在，家里便只有母亲和单秋水了。单青海让单秋水编了个借口，骗说单青海去海边捡海马，回家可以给父亲泡酒。母亲还在疑惑，但也没想太多。父亲回来，

要喝点酒，配着母亲蒸煮的杂鱼。鱼一蒸熟，母亲照例要倒进几调羹的豆汁，连盐都不用，就那样端给父亲配酒。每次父亲都吃得津津有味，单青海和单秋水则站在一边，偶尔也上去夹一筷子，但父亲会给他们兄弟俩一个白眼。所以，单青海对父亲挺有意见。

今晚，单青海得赶在父亲回家之前把三两豆汁带回家。

单青海知道，用不了多久，码头的声响就会停歇下来，船只靠岸，一伙渔工呼啦啦把鱼一搬，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一会就会把它们运到扇背镇东门和西门两个市场，然后才是乡下来的小贩，他们挑走的是小鱼杂鱼，跟父亲带回家的差不多。当然，天黑灯暗，有时杂鱼里面也混着好鱼，比如海马，可以泡酒，想自己喝就自己喝，不舍得喝提出去一卖，一坛能卖三五十块。单青海随着父亲去过几次码头，趁乱也捡回了几只海马，有一次还抱回一条马鲛鱼和一只金仓鱼。单青海尝到过甜头，隔几天就去一次，有一次终于出事了，单青海被码头管理员捉住了衣领，提起来半米高：“死孖仔，我留意你很久了，还没偷够啊。”单青海头一次被这样凌辱，心里害怕，他说：“我跟我爸一起来的。”那人却把单青海提得更高，声音像打雷似的，对着一码头忙碌的渔工说：“谁家的孖仔？”可是，大半天，没人出声承认。单青海在人群里寻找父亲的身影，他看见了，看见父亲深埋着头，继续搬鱼，假装没在意。那一刻，单青海好希望父亲能救他一把。其实他就希望父亲能有勇气说一句“他是我的孖仔”。可父亲没有，父亲一直沉默，并且在人群里躲得更深更远。事情的结果，单青海也不会被怎么样，无非就是被扇了几巴掌，就放他走了。只是从那次起，单青海就没再往码头跑过，甚至于一听到码头的船响，他就浑身不自在，继而想起那天晚上被人高高提起的身体，和父亲刻意隐藏的目光和身影。

“我们这是要做什么？”看单青海站着发呆，郭水坝问道。

“泼吧。把你的豆汁往郝安香的照片上泼。”单青海说。

郭水坝站着愣了半会，他倒不是可惜豆汁，而是因为沾豆汁竟然是要泼郝安香的照片。郝安香的照片贴在金龙照相馆的玻璃橱窗上，每天路过，郭水坝都要看一眼，百看不厌，郝安香的好看，也是被郭水坝这样一眼一眼看出来的。甚至到了后来，他每天往返扇东街去给老婆买牛肉粿条，如此枯燥的事情，看一眼郝安香的照片便能使这个过程变得有意思起来。所以，当单青海说要用豆汁泼郝安香的照片时，郭水坝有些想不通，难道单青海觉得那照片不好看吗？但郭水坝还是听了单青海的话，满满一瓶豆汁都往橱窗上泼了。

7

单青海刚回到家，父亲后脚也跟着回来了。他们父子俩难得有这么行动一致过，母亲看着有些开心，笑着问丈夫和单青海：“你们都饿了吧。”母亲接过丈夫手里的鱼和单青海手里的豆汁瓶，也没察觉那瓶子和平时不一样，直接拎着就进了厨房。

晚上单青海睡得很死，心里踏实，感觉做了一件算是聪明的事情。大清早迷迷糊糊听到了警车声，竟然也没把单青海吵醒。扇背镇的小，以前夸张的说法是扇东街的人家摔一副碗筷，扇西街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听见。所以，大清早警车在街上叫，到了大上午时，整个小镇基本上已经沸沸扬扬了，一传十，十传百……出了个什么事，也人人皆知了。

单青海起来时，日头已经爬到三角楼药店的飞檐上了。

母亲在院子里问：“青海啊，你最近和郭水坝玩吗？”

单青海有点意外，母亲怎么会问起这样的问题，难道她知道了豆汁的事。

“怎么啦？”

“有人说你们在一起玩。”

“没有，我怎么会跟一个傻子玩呢？”

“哦，那就是好，听说他早上被公安抓了。”

“啊，为什么？”

“听说他用豆汁泼了金龙照相馆，他怎么做出这么傻的事，要泼也不能用豆汁泼啊，多贵啊。”母亲嘀咕着，为那些泼出去的豆汁惋惜。

单青海没听母亲说完，拔腿就往街上跑。单青海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他想，惨了，郭水坝迟早会把他出卖的，这个傻子。单青海怎么也想不到金龙照相馆的老板郝金龙会为这点小事报警。

这事说起来，郝金龙也是为了出口气。郝金龙在扇背镇多少算个人物，算个人物的人只有泼别人豆汁哪有被别人泼豆汁的道理。至于为什么会被别人泼豆汁，郝金龙没有任何头绪，想想是没得罪过什么人，就算得罪了，就是说，值得郝金龙得罪的人，也不会下作到需要朝橱窗泼豆汁来泄恨，至少也应该把橱窗给敲个粉碎吧。郝金龙刚开始还觉得事情不算大，后看见美丽白皙的女儿一夜之间就成了酱紫色，越想越气，觉得这气要是不出，他在扇背镇是个人物的地位肯定就会被公众质疑了。郝金龙只育有郝安香一女，当时难产，医生剖腹的同时也把郝金龙老婆的子宫给割掉了，说她不能再生育了。郝安香从小美丽可人，郝金龙视为掌上明珠，容不得被人一丁点欺负。

郝金龙便给派出所的朋友周作民打了个电话，说这事无论如何得帮忙查一查。

周作民每天在所里闲得蛋疼，喝茶看报打麻将，打发一天的时间能用的办法他都用了，还是觉得这扇背镇的一天怎么如此漫长。关键是小镇无事，所里除了几个守在窗口办证件的，其他人员边打瞌睡边赶苍蝇蚊子……所以，当郝金龙的电话进来时，周作民以

为晚上又有酒喝了。周作民知道郝金龙的酒柜里还有一瓶茅台，一直没舍得拿出来给大伙尝尝。周作民挖空心思也没能得逞——郝金龙这个人大方的时候大方，小气的时候比谁都小气。

待知道郝金龙打电话的目的，周作民当即想起的便是那瓶茅台这下可跑不了了。心中大喜，一为终于有事可做，可以大摇大摆把警车开进扇东街，高声喊左右的行人避一避，莫妨碍公务；二是茅台酒的香味似乎已经在周作民的味蕾间徘徊了……这两样，都是周作民这个小民警需要的。当然，在周作民看来，想要侦破是谁往金龙照相馆泼豆汁，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即使有难度，他也乐意挑战——这个从小喜欢看侦探电影的小伙子自从当了警察后竟然连个正儿八经的案子都没破过，此时的兴奋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说起来啊，案子还真不是周作民破的，如果这也算个案子的话，他完全一点头绪也没有，他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排查全镇的豆汁店，这不难，扇背镇虽盛产豆汁，但豆汁店也不过三五家，逐家一问，谁谁谁沾了豆汁，估计都能猜出个大概。问题是，谁又能肯定谁家的豆汁沾了不是回家吃的而是去泼郝金龙的照相馆的——所以，这方法一想起，当即就被周作民自己否定了。正当周作民像模像样在金龙照像馆门口踱步并做冥思苦想状时，郭水坝走了过来。郭水坝显然对眼前一幕感到惊讶，“怎么这样啦？”他看见橱窗上女孩的面容全毁，差点都跳起来，骂道：“这是谁干的？”他拍了拍脑袋，似乎又想了起来：嗨，这不是昨晚自己泼的吗？差点冤枉人了。郭水坝嘿嘿笑了一下，心里懊恼不已，如果放在今日，他怎么样也做不出这么狠的事情来。昨晚迷迷糊糊，他也看不清楚，单青海叫泼，他就泼了。

“我差点忘了。”郭水坝自言自语，看着橱窗上一条条蜿蜒下来的豆汁痕迹，都已经干涸，像疤一样结在了玻璃上，看样子倒像是为郝安香套了一个不太合头型的假发。